



金骆驼丛书

马知遥 著

亚瑟爷和他的家族

宁夏人民出版社

金骆驼丛书

亚瑟爷和他的家族

马知遥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瑟爷和他的家族/马知遥著.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0.9

ISBN 7-227-02200-5

I. 亚… II. 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1135 号

亚瑟爷和他的家族

马知遥 著

责任编辑	苏吉宁
责任印制	白芝蕴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地 址	银川市解放西街 47 号
网 址	www.nx-cb.com
电子信箱	nrs@public.yc.nx.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宁夏科技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62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书 号	ISBN 7-227-02200-5/I·566
定 价	3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金骆驼丛书编委会

名誉主编 王正伟

主 编 张贤亮 杨继国

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宇桢 布鲁南 肖 川

余光慧 杨继国 张贤亮

慕 岳

执行编委 余光慧

序 言

宁夏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更是一块文学的富矿。这里隐藏着文学艺术创作源源不竭的素材，有着吸引文艺家们无穷的魅力。古往今来，有多少杰出的作家、艺术家为这块土地所倾倒，写下了多少不朽的篇章啊。

社会主义新时期以来，宁夏的作家以更自由的创作心态和更热烈的创作激情，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但是，长篇力作还不是很。有感受于此，在自治区领导的支持下，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联、作家协会于一九九八年专门召开创作会议，进行动员部署，然后，又组织资深的文学编辑、作家组

成重点作品审读委员会,对全区作家交上来的长篇作品,认真负责地阅读,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现在推出的这三部作品,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也是我区作家深情表现宁夏的最新之作。它们有的通过一个回回家族的百年沧桑,反映了时代风云对人们命运的冲击;有的撷取了历史的一个横断面,形象地展示了老银川的风土人情;有的以神秘的西夏王朝为题材,史诗般地再现了宁夏历史的辉煌。它们的问世,使我们在庆贺宁夏文学的又一次丰收的同时,深深地感到了新的阅读的欣喜。

这三部作品的作者,都是宁夏的实力派作家。长期以来,他们像负重的骆驼一样,在文学的道路上不屈不挠地跋涉,以其心血的结晶,来献给自己挚爱的土地。我们这套丛书之所以命名为“金骆驼”,也是有感于他们的这种精神的。今天,党中央做出的西部大开发的宏伟部署,给我们文学家和艺术家带来了空前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用武之地。在我们文学事业的发展道路中,应该继续强调和发扬这种坚韧顽强、开拓进取的精神。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达到我们预期的结果,创造出新的辉煌篇章。

杨继国

2000年9月28日于银川

羊是偷来的，
婆姨是抢来的。

这不是民歌、民谣或民谚，这是亚瑟爷的口头禅，或者说是他的家族的家规和家训。

马家庄四五百口人，都是亚瑟爷的后辈儿孙。亲亲的血脉。

他们叫他“亚瑟爷”，纯粹是胡喊、胡叫、胡闹。是造孽！他们是他们爷爷的爷爷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他们的老先人、活祖宗！但是该咋个叫法？爷爷、太爷爷、祖爷爷或者祖父、曾祖父、高祖父，再往上一辈？再再往上一辈？再再再往上一辈？他们才疏学浅，他们不会叫了，不好叫了。而且他们也觉太拗嘴、太麻烦，也太别扭。“亚瑟爷”就“亚瑟爷”吧，一代一代叫惯了、叫顺了、叫熟了、叫得正儿八经、理所当然、理直气壮了。

亚瑟爷自己也不在乎。

马家庄人除马伏祥家算长房、长子、长孙关系供养亚瑟爷外，再的人好像都与亚瑟爷没干系似的，提起来像说旁人一样说他“老不死的”！“活成精了”！“真主把他忘了”！当然，他们只不过在背地里说说，当着面，他们连大气也不敢出，跟老鼠见了猫似的。他们怕他；他那鹰隼般深藏在浓眉里炯炯发光的眼睛，那杈刈般的大手，那浑身黑褐色的绒毛，那如牛般的气力，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带着股子杀气的野性，使他们不寒而栗。

他们对他敬而远之。

庄子里惟一敢和亚瑟爷胡喊、胡叫、胡打、胡骂、胡耍、胡闹的，惟一敢和亚瑟爷无拘无束平等相处的只有马伏祥。这相隔六代（也许七代）的一老一少可以随随便便的你我相称，如平辈人一样。马伏祥叫他“老汉”、“死老汉”、“老以布利斯”（老魔鬼），他从不生

气,而且还总是讨好地冲着他笑。

亚瑟爷觉得他和马伏祥有不解之缘。他过一百二十岁生日那天,马伏祥呱呱坠地。接着那一年他又齐齐地长了一嘴新牙。于是,他认定马伏祥和他是同庚!是兄弟!是真主的定夺!

马伏祥生下来没奶吃,亚瑟爷叫他的重重孙媳妇把生下来的第十三个丫头一屁股压死,用奶喂马伏祥。也就是说,马伏祥是吃他一个姑奶奶的奶长大的。他一直吃到七岁半,吃的壮壮实实。

亚瑟爷活了一百四十三岁,要不是庄子南面修那座该死的钢筋水泥大桥,他还会活下去。要不是公家征用搬迁马家庄,把所有的人通通转成城镇户,他也不会死得那么快!

记得那天马伏祥他大马德天领着一伙公家人在羊圈老屋门前的场上开会宣布这一消息时,亚瑟爷发狂般地嚎了一声:“安拉虎——!”倒在地上就咽了气。于是所有在场的人都悲恸得大哭起来,嚎成一片。虽然他们平日里与亚瑟爷不甚亲密,但此时此刻他们觉得亚瑟爷是那么紧要。他们觉得他们不光失去了一个亚瑟爷,还有若干说不清的东西,若干牵肠挂肚的东西。他们突然发现,亚瑟爷是一个象征,他标志着一个时代、一种习惯、一种熟悉安定的生活结束了,一种陌生的不熟悉凶吉未卜的日子等待着他们。他们觉得自己像一群任人驱赶任人宰割的羊,失去了一切依傍,失去了自卫能力,把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对这种背井离乡的局面,无所措手脚。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们看到亚瑟爷一死,像看到一棵大树倒下了,一片绿荫没有了,被赤裸裸地置于太阳的炙烤之下,置于火狱之中。他们越哭越伤心,悲痛欲绝!然而马伏祥却不哭,对亚瑟爷的死无动于衷。他双眉紧锁,脸上充满忿怒的表情,对这种震撼山野的嚎哭厌恶极了。他恶狠狠地咒骂他们:“一伙傻瓜!”

他巴望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很久很久了。

他像一只受伤的狼，在毛乌素沙漠边沿走了三天三夜。他只有一个念想：朝西走！西面有麦加，有克尔伯（天房）！那是穆民的老家。他念清真言：

万物非主，
惟有真主；
穆罕默德，
是主的钦差！

他祈求真主慈悯他，拯救他，襄助他。

他透过甘草的枯枝残叶，望着蓝天上的云晃晃悠悠。他想站起来，头抬起一半又倒下了。他觉得很日怪：口不渴了，肚子不饿了！

他心里明白，他的口唤（死期）到了！

回光返照。

他本来是可以在束海达依（圣战）的道路上得到舍希德（殉道者）的口唤的。

同治八年二月，董志塬最后一仗，数十万人溃败下来被官兵追赶得四处逃窜，塬上尘土飞扬，遮天蔽日。他十六岁，跟随一伙老弱病残妇孺一道，走投无路只有跳崖。他大喊一声“安拉虎——！”（真主）纵身跳下去。然而他落在同胞们的尸体上，像弹在棉花团上一样。他从几丈高的尸体上爬下来，其中有没有断气的在呼喊、在呻吟，他分不清谁是谁，谁死了谁还活着。他听见官兵的喊杀之声，他仓皇而逃。现在他好像比任何时候都想活命！

他拾了一把大刀，四下看了看，决定向西走。

他觉得朝西才是一条安全之路，一条光明之路。全家一百多口人，也许就剩下我一个了，他想。

在沙漠边沿走了几天，见到了几个放羊的，他觉得他们都是卡菲勒（异教徒）——仇敌。他避着他们。他宁愿饿死、渴死、冻死，也决不向他们讨饶。甘草、沙蒿、冰草、芨芨、蓬蒿长得有半人高，藏个把人如同羊毛里藏个虱子虻子。

一只鹰在头顶上盘旋。开始他没有在意它，时间长了，总在他头顶上转悠，他明白它在算计他。

这是个凶残的可恶的东西，丑陋的东西。

鹰窥视着他，有一次它甚至向他俯冲下来。他左手护着眼睛，用右手奋力驱赶它。他不知道一只鹰张开翅膀这么大，好像一块乌云从头顶掠过。可惜没有抓住它，抓住它非把它扯碎不可。他后悔才将没有作好准备，捉住它活活把它给嚼了！他准备着，他一动不动地装着死了，静静地躺在那里，准备和鹰来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

但鹰再没有冲下来。

他又感到一阵晕眩，好像连喘口气的气力都没有了。他叫自己把姿势摆好：仰面、脸朝西、脚朝南。回民埋死人的规矩不能变。他自己给自己念“讨白”（忏悔词）。念不下来，改念清真言：“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钦差……”一遍接一遍地念。

他静静地等待死的临近。

“咩——。”

“咩——。”

他觉得是山羊羔的叫声。他没有睁开眼，以为是一种幻觉。然而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了。他微微张开眼，两道雪白的亮光在眼前晃动。两只羊羔欢蹦乱跳充满生命的活力。他完全清醒了，觉得世界是那么美好。

他一动不动。

两只羊羔怯生生地向他接近，他平心静气地躺着，不要吓着

它们。

这是三天来他遇到的最友好的活物。

一只羊羔在他脸上闻了闻，它舔他的脸。他麻酥酥起一身鸡皮疙瘩，不过他仍然一动不动。另一只羊羔在他的棉袄破洞里向外拉扯棉花，觉得没味道使劲摇头把棉花吐掉。它们的胆子大起来，在他身上跳来跳去撒欢，它们竟肆无忌惮在他身上斗起架来，他觉得有时是四个点有时是八个点在胸部和腹部捋来捋去。最后索性在他的肚皮上睡起觉来。他觉得肚皮上沉甸甸的热乎乎的。

他从小就喜欢羊，尤其是小羊羔。小时候他时常趴在地上和羊羔头对头抵着玩，羊羔很傻很认真，它先退几步再跳起来抵，他在它要砸下来的时候打个滚避开，让羊羔扑个空。不过它并不气馁，一次次上当。他逗它耍它。它越急，他越是觉得好笑。这种山羊在陕西老家很多很多。家里有专门放羊的伙计。起事时羊和牛都宰了。成千上万的队伍，多少也不够吃。离家四年了，他从一个穿绸挂缎的公子少爷变成了一个破烂不堪的讨吃，从一个不懂事的娃娃变成了一个敢于拿刀砍杀官兵的战士，决心和所有多斯塔尼（教胞）一道进行一场圣战，提着血衣进天堂，得到舍希德的口唤！这是教门人最最崇高的荣誉。

他感到喘不过气来。他下意识地用手去拨肚子上的东西，软绵绵毛绒绒的使他吃了一惊。他清醒过来看见两只羊羔舒坦地躺在他的身上。而且紧挨着他的右边还躺着一只母羊。母羊闭着眼悠悠闲闲地在倒磨（反刍），像个没牙老太太在嚼东西吃，牙巴骨没完没了地一张一合一张一合，毫无戒备之心。大腿和肚皮之间那一大疙瘩粉红色的胀鼓鼓的奶头吸引了他的视线，那是一种深深的不可抗拒的诱惑。他心里痒痒的。他想起了他的奶妈，一个壮壮实实的女人，两只奶就是这种颜色。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感谢真主安拉虎。母羊的肚子随着呼吸一起一伏，那奶也跟着伸伸缩缩，好像在故意逗他要他勾引他。他屏着气积蓄力量。他猛地一

个驴打滚，左手抓住母羊一条后腿，把身子压住羊，用嘴含着奶头，使劲地喂奶。奶水又甜又香，还有种淡淡的咸味，汩汩的往肚子里流。两只奶头换着喂，直到母羊拼命挣扎起来跑掉才罢休。

母羊一边跑一边尿尿，两只羊羔也尖叫着跟着逃跑。

多少年不喂奶了，他觉得腮帮子又酸又疼。他也好像耗尽了气力。他又睡着了。

一觉醒来，浑身充满活力，换了个人似的。他又扎扎实实地站在了地面上。他伸胳膊抬腿，摇摇晃晃地试着走了几步，虽然仍有些虚弱，他相信一切会过去，一切会好起来。他向羊们跑去的方向，笑了。他有好久没有笑了。

他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河，波光闪闪，一眼望不到边。

“真主安拉虎啊！”

西北风刮得嗖嗖的，他把衣服紧了紧。他知道他过不了河。隔山容易隔水难！

他在一条河岔边蹲下，掬起水洗手洗脸，一边洗一边念经，称赞真主！

他觉得这水又香又甜，他贪婪地喝着，直喝得实在咽不下去了才站起来。

他沿着沙滩向南走，从一个峡口拐进山谷，他想寻找一个避风的栖身之地。

这架山远望并不高大，可走进去抬头望得脖颈酸。山顶挨着蓝天，山上光秃秃的，火烧过一般，山沟沟里却长满蒿草、茺茺、蓬蒿、白刺，足有半人高，在一眼泉水附近，他见到了麻兔、狐狸、跳鼠、黄羊。他想肯定还有狼！这是一个充满生命的地方！它们见到他，先头是一愣，接着是仓皇而逃。

拐了两个弯，是一片开阔的山坳。他环视一圈，莫名其妙的感到一种兴奋。

“呵——！”

有这么美妙的去处！

一群黄羊向一道缓坡箭一般射去，不一会就无影无踪了。这时他见到半坡上有一个废旧的羊圈。他向羊圈走去。

羊圈是用石头砌成的，豁豁牙牙多年不用了。然而羊圈旁边有个石头小屋却完好无损。他进到里面一看，还有灶有炕，一种惬意顿时漫遍全身。他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家”。他感谢真主慈悯，他接了个“都哇”：哎，主啊，求你赐我们以吉祥的食物，求你赐我们以天堂的恩典；哎，至仁至慈的主啊，全靠你的慈悯了！

他拾一棵沙蒿把炕上炕下扫了一遍，一切都很满意，一切都很周全，美中不足的是缺少一个门！这个门很要紧，他不能九死一生逃到这达来喂狼！狼是最凶残的家伙，需要认真对付。

他四处寻找可以做门的东西。没有现成的，他把羊圈四拐角上压着的酸枣刺小心翼翼地取下来编个门。他想既然能在羊圈提防野兽，放在门口也一定管事。

晚夕他没敢躺在炕上睡觉，他蹲在炕拐角抱着膝盖打盹。多少年来他已习惯这样睡觉，这个睡法使他告别了自己的童年成了一个义军战士。

半夜里狼的嚎叫实在疹人。他不寒而栗，他知道，自打进入沙漠地带他的敌人不再是官兵，而主要是野兽了。他从小从奶娘嘴里听到过很多很多狼吃人的故事，吓得他直往她衣服里钻。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第二天早上起来，太阳正上山顶。他绕到屋后去撒尿，他见到一窝像狗娃一样的家伙在打闹戏耍，他立马想到这是五个狼崽！他进屋拿刀。

他提着刀撵它们。它们呜呜哇哇一边跑一边叫。他觉得很好耍，好像它们不是狼。它们钻进一个山洞，一股臊臭味扑鼻而来。十只鬼火般的绿眼睛盯着他，他自言自语说了句：“狼窝子！”

如果不是他亲眼所见，谁说他也不会相信。他先是发现一窝狼崽骚动不安。它们不再害怕似的瑟瑟发抖，它们同声发出求救似的哀叫，叫得他都可怜起它们来。他发现它们想往外跑又不敢出来，一个在另一个屁股后面拱，前面的直往后面缩。他觉得不对劲，他觉得它们的注意力是洞外。他猛地调转头，看到一只白羊和一只灰狼并排朝这边走来，狼叼着羊的一只耳朵，狼尾巴当鞭子赶着羊朝前走！他笑了一下，他拾起一块石头向狼打过去，并且大喊一声：“咳！”

狼跳了一下，放开羊就逃跑了。

羊傻傻地站在原地不动弹。

他把羊关进石头小屋，回过头来想要收拾狼崽，但连一根狼毛也再没找着。

他找到火种才宰羊。

他围绕着圈四处转悠，像猫和狗似的，每到一个新地方，都要伸长脖子闻闻，熟悉熟悉环境。南面山影里青烟袅袅，晃晃悠悠。他以为有人，他慢慢绕过去，发现不像是人在烧火，也不是一处地方，沿山坡一溜地点都在冒烟，有的烟气大有的烟气小。不过没有明火。随风刮过来一股难闻的煤臭气。他大着胆子走过去，热气袭人。他觉得地下有火。他用一根柴棒顺着冒烟的裂缝捅进去，果然就烧着了。他用芨芨把火引进羊圈小屋，烧炕烧灶。他感谢真主的佑助：“真主至大！”

他记得他娘总骂他没出息，嫌他尽跟一帮长工、短工、伙计下人玩耍，不好好念经念书，没想到跟他们学会的一些求生的本领今天都派上了用场。荒郊野岭把石头烧热了烤东西吃，那味道特别香！一次一个长工逮着一只兔子，把它宰了，从头到脚到尾像脱裤子似的把皮剥了下来，麻兔变成了白兔。他们把盐面撒在肉上，把石头烧热了烤，烤好的肉叫他先吃。他从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肉！

等他吃饱了,他们才叫他去拾柴。他愿意听他们的派遣。他时常偷偷跟他们外出耍,野地里啥新鲜啥希罕啥好吃都能尝到,而且是吃到不想吃为止,没有限制没有规矩,一切都听其自然。他吃得越多他们越高兴。他们叫他偷羊:一只手捏着羊嘴,一只手抓住羊的两只前腿往肩上一扛,羊叫不出跑不脱,神不知鬼不觉羊就到了手。偷鸡,你不能抓鸡膀子,把手伸到鸡肚子下,死死抓住,鸡就不叫唤了。他们还爱讲一些男男女女的事,小时候不懂,他们告诉他娃娃是从女人的尻门里下出来的。过来想到这些都觉得好笑。他们都跟着他大战死了,他们都是好人。他们十有八九都进天堂了。愿真主慈悯他们。

他拿一个破瓦罐到河边去净身。宰牲是件慎重的事,在老家专门有个宰牲的阿訇(宗教职业者)。他特别爱看他们宰牛宰羊,特别爱看那些厉害壮实的牲畜,它们瞪着血红的眼睛跟人斗狠,拼死反抗。他看他们剥皮、开肠破肚、剔骨、割肉,一切干得那么轻巧自然,有章有法,他觉得很好耍。一想到今天要自己亲手干这件事,心里痒痒的,很有些激动。一块石头绊了他一下,他骂了句娘,他担心手里的瓦罐摔碎了。有水有瓦罐,他就再不用土净了。如若不是天凉,他会痛痛快快地洗个“乌苏里”(大净)把全身洗个干干净净。他举意要好好洗个小净,再宰羊。

河水很冷。

他认认真真地按部就班地开始小净,先念:“我举意洗小净,……哎,主啊,求你接受我的祈祷!我求主襄助我免遭被驱逐的魔鬼的蛊惑。奉伟大而崇高的真主之名,赞颂归于真主,他使我们信奉了伊斯兰教,他使水成为清洁的……”

他一边洗一边念经:

净下洗胯裆,先洗小便后洗大便,念:哎,主啊,求你护佑我远离奸情;求你使我心灵纯洁,不存杂念;求你使我成为一个忏悔者;求你使我成为一个洁净者;求你使我成为一个忠实的仆人;求你使

我成为一个前世无忧后世无愁的人。

洗手三遍念：赞颂归于真主，他使我成为穆罕默德的教生！

漱口三遍念：哎，主啊，我赞颂你，知感你，虔诚地拜你，求你襄助我吧！

刷牙三遍念：哎，主啊，求你使我通过刷牙来清洗我的罪过，并使我成为你喜爱的人，哎，主啊！

呛鼻三遍念：哎，主啊，求你使我闻到天堂的气味，求你赐我天堂的恩典，求你护佑我免于火狱之刑！

洗脸三遍念：哎，主啊，在你使人面容变白、变黑的日子里，求你以你的知识的光辉使我的脸面变白。

洗右手至肘三次，念：哎，主啊，求你把我的材料递在我的右手里，求你对我从宽清算；

洗左手至肘三次，念：哎，主啊，求你在复生之日不要把我的材料从左边和后边递给我，求你不要对我严厉地清算；

抹头念：哎，主啊，求你护佑我并降福于我；

抹耳时念：哎，主啊，求你使我成为一个听信真言并遵守真言的人；

抹颈时念：哎，主啊，求你使我和我的前辈的颈项免遭火狱、火链、火枷的刑罚。

洗右脚念：哎，主啊，当有人滑下“舍拉特”桥的时候，求你使我稳步通过；

洗左脚念：哎，主啊，求你以你的恩惠和仁慈接受我的意愿，恕饶我的罪过，接受我的功干，使我生意兴隆吧！哎，尊贵的主，恕饶的主。

饮水时念：哎，主啊，求你用你的药剂治疗我，使我免遭磨难。并从恐惧、疾病和饥饿上护佑我。哎，至仁至慈的主啊，全靠你的恩慈了。哎，主啊，我们赞美你，赞颂你，你的尊名崇高，你独一无二，没有任何匹敌。我作证：穆罕默德是你的仆人和使者，我求你

宽恕并向你忏悔。

好久他没有用水净身了，今天洗完觉得非常舒坦，浑身有一种轻松感。这之前，他多次做过土净，那只是信仰的需要，跟身体的需要到底还不是一回事啊。记得小时候他念书和念经比，他更愿意念经些。读书得成天圈在屋里“子曰子曰”地读和背或写，念经还可以礼拜，沐浴，跟阿訇走坟送埋体（尸）、干尔买里、念“讨白”（忏悔词）。他记得他四岁上开始拿着牛掀板骨（前胛骨）跟阿訇念经当满拉，要不是打仗，他会把十三部经念完“穿衣挂幛”（毕业）当阿訇，戴“德斯特勒”（缠头）着绿袍。不过平时用得着的经他都学会了，过光阴啥困难也没有，这样生活起来就方便得多。

他从河边回来，找到一块磨石磨刀。沙沙沙，磨得很耐心。钢口很硬，磨起来费事。不过他没啥可着急的，他有的是时间，没有人要求他强迫他多会儿磨好。他一边浇水一边磨，红红的沙浆往下淌，他知道不能干磨，干磨刀口就退火了。多半个时辰过去了，刀口雪亮，可以吹毛断发！

找不到一根可以绑羊的绳，他只好把裤带解下来。先绑两只前腿，再绑一只后腿。羊在地上使劲挣扎，叫唤，声音很凄惨。若平时，他是不敢宰羊的，而且用不着他干，都是下人宰好做好他只管吃。现时，没谁指靠，只有他独自一人，他要吃要喝要活下去，只好自己动手不管不顾了。这是一只绵羯羊，大得像只小牛犊，一对大犄角盘在头上很威风。他把羊头朝南尾朝北面朝西摆好，提起刀来念经：

“我举意，奉至高无上的真主之命，宰这个牲灵，以这种尊贵的宰来使它成为赎免物。

“真主至大！真主至大！

“除真主外，没有任何主宰。真主至大，真主至大！赞颂只归于真主！

“我作证，除真主外，没有任何主宰；他独一无二，没有任何匹